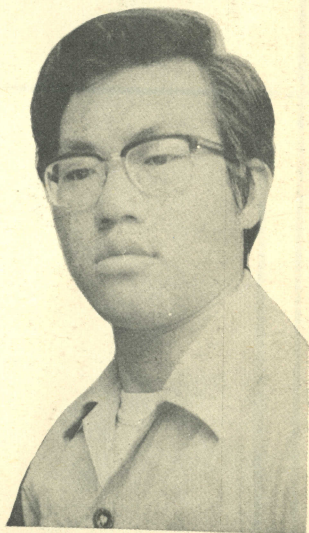


你不是一隻候鳥

——追憶俊隆兄

醫五孫子明口述

筆鄉整理（吳肇卿）



俊隆吾兄：

今天重亨將去蘇澳迎兄之魂魄北上，他要大夥兒寫些話，希望藉著馨香一祝及赤誠一片，將紙灰及弟兄們綿長之追思飛揚至天上給你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想說的很多，卻又不知從何說起……

兄弟相聚只有待來世了！」

就是馨竹也無法抒盡我此刻的感受啊！似乎前一刻，你我仍在船弦上談天，一個天旋地轉，就造成了你我生死乖隔。

從落水，心裏就一直惦掛著你的安危。直至返北後，家母帶我去還願、謝神。我是從不相信這些的，然而我仍然祈望會有奇蹟，而奇蹟終究是沒有出現。

整理兄之抽屜時，發現一張筆記，上面密密麻麻的記滿了你時刻不敢忘，而且提醒自已找機會還報的「人情債」。許多事情，在別人心中或許不當一回事的，你卻謹記在心。

「對他人的情分，無論大小，皆不可忘，給別人情分，則不必記掛在心上。」這是令堂所訓誨你的，也是你終生力行的。

人情日薄的今日，吾兄卻時刻銘記著朋友給你的小小「幫助」。看著我所熟悉的筆記，胸中之積鬱幾乎爆發，不可自己。

兄平日冷靜、沈著，感情內斂，要不是和你多做交往，很難想像兄之心思是何等的纖細、感情是何等的濃烈。平日，你對重亨等小兄弟，真像極了

慈祥、和藹的兄長。對我等年紀相若、相處已久之老友，大夥兒常會互相調侃，但是許多之關懷仍舊在不經意間流露了出來。有如窖藏之醇油，只要有機會，就自然的流露出它醉人的芬芳。記得以往兄、冠軍及弟常夜談，至三更，我及冠軍累了，你雖然談興仍濃（兄一向有滔滔之口才及對事物不倦之關心。）見我倆已沒反應了，你就淡淡的說：「累了嗎？好吧！你們去睡吧，隔壁有床。」然後，你或打地舖休息，或將你的感想、生活中的大小事，記於你那本厚厚的「德凱語錄」。

兄平日頗有遊俠風範，沒有暴力能讓你屈服，但溫柔、友情卻常使你赴湯蹈火、兩肋插刀。對他人所謂之「壞孩子」，兄總現著一分關懷，諒解及鼓勵的態度，而不輕易拒人於千里之外。對一些勢利人物，兄則說：「很多事，以我們之才智，非不能，而是有所不為！」對於終日讀書，少問世事的同學，你的態度則為：「對某些人，我們可以羨慕他們、尊敬他們；卻不可能，也不需要完全模仿他們。」

一般人交友易受第一印象之好惡或世俗之價值觀念左右，而你卻儼然具有「兼容而不合污」之決胸襟。

兄平日行事有計劃、思考慎重，自接總幹事以來，更是身先士卒，不敢有怠。大事、小事，巨細靡遺，全都錄進了你的筆記。給予我印象很深的是，每次我從醫院見習返校，見著辦公室的門如果還

是關著，心中有時會有寂寞的感覺，一開門，卻總見著你早已埋首公務中了。

你常言：「我們所謂的『困難』、『不可能』

，也許只是尚未嘗試罷了！」冠軍說你是個既理想又實際的人，誠然！豐富的閱歷，坎坷的，使吾兄你已不再是個幻想的青年，然而，你仍然有夢，有著旁仁以為不可能，你卻堅信只要不撓之努力即可達到的夢。

有一次，你為美化校園，而計劃佈置一些石桌椅於校園中，你說只要一年一年的做，終究能使吾校更為美麗，更令人留連忘返。然而，你的構想當時並未獲得諒解及支持。回辦公室後，禁不住，你哭了！從未見著兄流淚，及見你傷心，才深刻的體會到你用心之苦及平日不為人所知的落寞。

事後，你仍然再接再厲的奔波，你常常忍人所不能忍，為人所不敢，及不願為啊！

短短一年，有很多之心願，你尚未了，但是你的行事，為人卻已為吾輩留下典範。

有時，你也會累，而和我談些卸任後想做的事，你說：「我們要再彈吉他，我們要讀書，我們要多到班上和同學接觸……。」言猶在耳，兄卻已永離我們而去！

「我不願做北醫的一隻候鳥！」這是兄之素志，你的言行，你在困難中挺身而出的事蹟早已為你的話做了見證。

兄！你未償清之「人情債」我會代你完成心願；至於你的遺志，則有待有心之同學共同努力。如此，或可稍慰你二十五歲早逝之英魂！

弟孫子明叩上四月二十日